

现代快报

2009年9月1日 星期二

责编:张名青 美编:时芸 组版:丁亚平

都市

24小时读者热线

96060

新闻爆料 投诉求助 报纸订报 广告咨询 便民服务

民生为本 民利至上

每天几十通咨询电话,都想赶上“天长地久”的好日子

想在2009·9·9领证快预约

快报讯 (记者 项风华)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九”一直被看作圆满长久,2009年9月9日就当之无愧地成了百年难得的好日子,三九碰头,长长久久的好兆头让南京的新人们期待不已。记者昨天从南京市民政局获悉,9日登记结婚的预约开始,新人们即日起可前往户口所在地的区婚姻登记部门办理预约登记手续。

去年8月8日奥运开幕日,南京有4000多对新人登记结婚,今年9月9日会不会这样火爆?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最近各区婚姻登记处每天都能接到几十通咨

询电话。28岁的于小姐告诉记者,她和男友相恋5年了,一直想找一个难忘的日子登记结婚,没有赶上去年8月8日结婚挺遗憾的,但是今年的9月9日象征“天长地久”,她觉得比8月8日更合适当作结婚的日子,“2009年9月9日这个日子非常难得,如果能在这一天的9时9分9秒举行婚礼就太浪漫了,但是实现起来难度不小。估计那天登记的人会非常多,不知道能不能排得上。”

为了能让新人在这一天顺利地领到证,南京市民政局决定,各区再次启动应急

预案。鼓楼区婚姻登记处夏主任告诉记者,他们将从9月1日起正式启动结婚预约登记,新人持双方户口簿、身份证、近期正面免冠同底色二吋合影照片3张到登记处办理,工作人员将提前审核资料,这样到了9月9日,新人只要到场签字、领结婚证就可以了,大大缩短排队、填表格的时间。从去年开始,江宁区婚姻登记处就成为全市结婚人数最多的区,此次为了应对9日的结婚高峰,工作人员将于当天凌晨提前上班,给预审过的新人打出结婚证来。“9月9日当天将不限额受理婚姻

登记申请,确保每对新人都能在当天领到红本本。”

与结婚登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京多数酒店没有接到9月9日的婚宴预订。中国婚庆主持人俱乐部南京分会会长船海告诉记者,此前,不少婚庆公司预测“999”或会引发结婚热潮,早已蓄势待发,期待着能大赚一笔,但没想到9月9日竟然遭到了新人们的冷落。主要原因是9月9日是星期三,日子虽好,却不是休息日,南京人的传统观念,办喜事最好是吉日与双休日重叠,比如9月6日、12日、20日就有不少新人办婚宴。

“我们实在无路可走。身上没钱,现在连落脚的地方都快没有了!”昨天,洪武路“人民公社辣翻天”饭店的员工个个情绪低落,老板带着钱消失,饭店再也无法运营。此前三四个月,老板就一直拖欠员工工资,并一再许诺将会在8月底“解决问题”。员工们万没料到,等来这样的“解决方案”。员工们找到相关部门,却得知他们手中都是“假合同”,而且维权困难。

老板带着钱蒸发,员工几个月工资打水漂

“人民公社辣翻天”真的翻了天

饭店搬空,老板消失

昨天上午10点,记者来到洪武路271号,男女老少近二十个人站在“人民公社辣翻天”饭店门口。他们个个神情沮丧,好奇的路人上前询问,他们直摇头,“老板不见了,钱也没了,我们怎么办?”

年纪最小的服务员才16岁,年纪最大的洗碗工已经55岁,他们每个人都被拖欠了三四个月的工资。如今,饭店已经人去楼空,因为欠费,水电也被切断,屋内光线很差,地上满是杂物,吧台柜上只剩下几个空酒盒。

服务员小田点起蜡烛,带着记者在饭店里逛了一圈,“现在饭店只剩下一个空壳子,除了一些不值钱的桌椅餐具,其他东西都被老板搬空了!”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饭店现在还有17个员工,加在一起,欠薪的总额大约有7万多。这段时间,员工没有其他去处,不得不住在停水停电的饭店里,由于没法洗澡,不少人已经热得满身痱子。

服务员说,饭店老板是一个姓任的南京人,原本住在白下区砂珠巷,现在可能已经把房子卖掉,搬到大厂去了,具体地址不清楚。早在三四个月前,饭店其实就已经出现征兆,每月10日的发薪日员工却拿不到工资,老板每次都说得好好听,说要不了几天就能解决问题。后来,部分员工提出要结清工资辞职,可老板仍不给钱,让员工留下一个账号,说有就会把钱汇进去。大多数员工不敢相信这样的承诺而离开。

员工急得抹眼泪

洗碗工张大婶来自安徽宿州,她抹着眼泪说:“老板卷跑的都是血汗钱啊!我把七八个月大的孙子托给亲戚带,自己拖着病来南京打工,结果一分钱都没赚到!”

张大婶患有严重的坐骨神经痛,这几个月老板不发薪水,她已经没钱买药,不得不让家人从老家邮寄了一大包药品过来。“想走不敢走,工资还抓在老板手里呢!哪知道等来这样的结果!”

留下来的员工大都怀有同样的想法,所以当老板欠下一两个月薪水时,他们继续卖力打工,生怕给老板找个理由炒鱿鱼。只有两个暑期来此打工的学生因为临近开学,等不及发工资,干了一个多月就提前走掉。

今年8月28日,老板最后一次来到饭店,将账本和所剩不多的资金带走,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员工拨打他的两部手机,始终无人接听。老板娘也不接电话,而是用短信答复称,她同样找不到老板,让员工把店里的酒卖掉。“这话说得太不负责了,酒都没有了,还让我们卖酒?”员工们感觉受到愚弄,有的女性服务员甚至绝望地哭了出来。

给饭店供货的个体户也大伤脑筋。梁先生是饭店的蔬菜供应商,没有结清的账款超过两万元。据了解,水产供应商被拖欠了4.5万元,米油供应商也有2万多元。

“假合同”让员工维权难

为了要回血汗钱,员工们拨打110求助,可民警一看他们手上捏着的合同,就发现了破绽。“老板给的合同是假的!”民警发现,员工手中的合同要么就没有盖章,要么盖得就不是单位公章。即使“假合同”也并非人人都有,部分新来的服务员和洗碗工没有合同。

之后,员工们辗转来到区信访办、区劳动监察大队,可工作人员都表示维权困难。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表示,如果企业法人还能找到,企业还在正常运营,大队或许可以给予帮助,但现在的情况,饭店已经人去楼空,他们也无能为力。“你们去法院试试申请财产保全,如果能冻结老板的账户,或许能挽回损失。”

可来到法院后,员工同样被告之行不通。法院受理需要有区劳动部门的仲裁结果。而劳动仲裁部门则要至少三个月才能开始进入处理程序,半年之内可能都不会有结果。截至记者发稿时,有部分员工打算搬出饭店自谋出路,维权之路可能很漫长。

快报记者是钟寅

47年了 6名第一代女交警重聚玄武湖

47年前的“三八”妇女节,6名年轻的“警花”结伴来到玄武湖游玩,在梁洲前留下一张合影。照片上,她们笑靥如花,充满青春活力。那时候,她们还不知道,一个多月之后,大家就将各奔东西,新中国第一代女交警队伍就此解散。

昨天,在快报组织下,昔日的“警花”又来到玄武湖,在同样的地方再度聚首。



当年,警花们英姿飒爽



如今,虽然两鬓斑白依然神采奕奕

再聚首,两位“警花”缺席

“就是在这里吧?台阶上去就是梁洲了。我记得往东走是白苑食堂。”“早就改名了,老早就叫白苑大酒店了。”六位“警花”如今已是两鬓斑白,故地重游依然兴致不减,一路上兴奋地讨论着。刚过芳桥,一眼就认出了当年拍照的地方。

看看周围的景致,老人们有些失落了:当年拍照就坐着拍的,现在,只有花坛没地方可坐了。“没关系,没地方坐,前面一排就蹲着好了。还跟老照片上一样,按原先的位置排两排。”性格爽朗的周艳萍提议。

问题又来了,徐玉兰原本是坐在第一排中间,可她的腿脚不好,“长了骨刺,蹲不下来。哪像年轻时候那么精神。街头站岗一站就是几小时。”原先在第一排最左边的王炎炎,也不能蹲。只好秩序完全打乱,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重新排列。

47年过去了,“物非人非”。景致变了样,照片里的人不但老了,人员也发生了变化。徐敏淑指着老照片说,原

先站在中间的邓桂红,坐在右边的赵恒莲都没来,因为工作调动,一个去了马鞍山,一个去了上海。“不过我们今天来的另两位,也是原先一个班的。都是第一代女交警!”

“1962年,她们拍这张照片的那天,我和老班长王素兰在值班,走不开。”周艳萍告诉记者,没想到,事隔47年,今天把这个遗憾给补上了。

警花“出更”,市民争着看

提起第一代女交警,老人们很自豪。“看我们那时候多年轻,刚进交警队的时候,都还是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呢。现在全是六七十岁了。”周艳萍是最年长的“老大姐”,成为交警的时候也只有21岁,年纪最小的只有16岁。

1958年,南京公安系统选拔出一批女交警,在全国也是最早的一批。“要求很严格,我们全是从各行各业选出来的,我是从厂里被选出来的,有的是从学校刚毕业的。要五官端正,个头不能太矮,最重要的是还得身家清白,根正苗红。”周艳萍回忆,开始选出来的是1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上了三个月的课,白天上课,晚上就住在现在的汉府饭店。不过不是住饭店那么舒服,是一个操场大小的房间,100多号人的木板床,但收拾得很整洁。每人每天只能打两瓶水,洗澡只有冷水,没热水,冬天也一样。

培训结束后,还剩下七八十人,被分

到交警一中队和四中队,也就是现在的一大队和四大队。女交警全被分到长江路、淮海路等南京最繁华的地段,成为城市一道靓丽风景线。刚上岗的时候,市民觉得很新奇,争着在路边看,看得警花们怪不好意思的。

累,咬口包子就睡着了

最繁华的地段,也就意味着工作负荷大。徐敏淑说,特别是长江路这一段,人民大会堂经常要召开重要的会议,必然有很多车要经过这里。最累的是“五一”和国庆。那个年代,一到这两大节日,南京就要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女交警站岗的路段,都是游行队伍必经之地。

游行的前一天晚上11点钟,新街口长江路等地开始“清场”,也就是戒严;到了凌晨三四点,游行队伍就得陆续进场准备。“我们都是通宵值班,守在现场。一直忙到第二天下午一两点钟,人群散去,才能放松下来。”国庆十周年最清楚的是,饭也没空吃,上面派人把包子送到值勤现场,饥肠辘辘的她拿着包子咬了两口,就靠在栏杆上睡着了!

女交警解散,哭成泪人

那个年代,条件非常艰苦。老人们记得,制服只有两套,“五一”之后是夏装,“十一”之后换冬装。这期间,天气再怎么变化无常,也只能按季节穿。夏天晒得要命,也只能站在高高的岗亭台上,一丝不苟地挥挥指挥棒,头顶上没

遮没挡。“那时候又不像现在,交通基本就靠我们手中的棒子指挥。”徐玉兰说,最苦的还是冬天,雨雪顺着雨披往下滴,刚好流进靴子里,风一吹,竟能结成冰,冻得要命。

因为太苦太累,到了1962年,还坚持在岗位上的女交警已经不多。

老人们又拿出一张珍贵的老照片,上面的女孩子们全都穿着白色交警制服,表情却变得凝重。“过‘三八’妇女节的时候,我们还很开心呢,一点也不知道即将解散了。”徐敏淑说,到了4月份,有人陆续被领导喊过去,通知不能再当交警了,从通知到调走,时间很短,有的10天都不到。最后一批20多个,是在5月2日走的,南京的第一代女子交警就此解散。

这张照片就是5月2日当天,“警花”们最后一次穿着英姿飒爽的制服,留下永恒纪念。“毕竟干了四年,而且交警在老百姓心目中,形象很高尚。”听说要解散,大家很舍不得,抱在一起痛哭。但是没办法,因为是公安部下的命令,认为女子担任交警工作不合适。

“我们是从四面八方来,又到四面八方去。”周艳萍说,留在公安系统的极少,昨天聚会的六姐妹中,只有一位。其他,有的去了园林部门,有的去了商业部门,而她自己,被分配到了公交公司,先是售票员,后来还当起了公交司机,“以前我在路上指挥别人,后来人家指挥我。看来,我还是与交通有缘。”

快报记者 孙兰兰/文 快报记者 赵杰/摄

苏宁电器
您生活中的电器专家
SUNING 苏宁电器

《透过照片看今昔》之1